



十三

樂城集卷第三十八

左司諫論時事一十二首

論青苗狀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書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何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爲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

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闡於事情為吏民所制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猾吏得依法為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既已病矣今朝廷復修夏料納錢減半出息之法此雖號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寧以來吏行青苗皆請吏祿而行屯法受賕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徇通行問遺不能盡禁今吏祿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別下詔

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三論差役事狀

右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敕監司長吏令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敢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為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

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克役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一二
十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
所差之人必令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
出野退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土者天下官吏
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
民被其害如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怛不待
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爲急臣愚竊恐朝廷
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
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爲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
聞害不除見善不徙則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

乞聖慈檢臣前奏早賜詔書其言所聞差役官吏情
弊仍備錄前後禁約曉諭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大
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訪聞近日頗有上書言差役不便蒙
降付看詳役法所者臣推原其意皆由州縣
施行差法別有搔擾以致人言若不早爲禁
約深爲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
前後言差役不便文字略賜省覽即見詣實

論蘭州等地狀 六月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

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日蘭州五寨所在峻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羗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朔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爲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鄣可以招募弓箭手爲耕戰一備日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爲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

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葉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益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覈實其事以爲前件葉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筭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葉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請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其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

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
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况陝西河東
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
無不狼顧苦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
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
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
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
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令今乃割其土地
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
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

直為壯以曲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建年入寇
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
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
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
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日出師西討雖一勝
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
人憤怨天下咨嗟上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
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
不直謗之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
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筭

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
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
以効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
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爲寇屯戍日
益飛軌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
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
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
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
州增築堡寨招置上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不能忘
爭特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蠹中

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
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
秦鳳爲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旣勞費亦不小
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難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
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
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
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
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城秦鳳之
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
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

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
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
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
不愧耻縱使酋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
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
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含垢為民西戎肯
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
固天地且猶順之而况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
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
於熙蘭往還要路為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

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為熙河
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无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
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
可疑是以輒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黃臣竊見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民
想見太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漸若朝
廷靳惜蘭州等處堅守不與激令背畔使邊
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前苛政皆將復用太
平之期不可復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與二

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念勿爭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竊聞議者或謂若棄蘭州則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復至而夏戎必為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切扞朝廷欲必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熙河屬國疆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願為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以戍兵貼之以弓箭手又於熙蘭要路控以堅城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

秦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為此計臣謂此說亦空言而已

臣又聞說者謂韓縝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縝縝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與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有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舉而與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待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

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爲比也

再論蘭州等地狀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施入界恐必有請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爲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尚未堅決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狹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

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爲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沉括種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爲敕邊吏禁止侵掠旣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爲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

先帝奄棄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先帝本心棄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

終不能發及景帝用鼂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法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日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千漚亦何能爲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旣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鼂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

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爲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

右臣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胡羗有守禦之備每歲

冬教一月民雖以爲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耒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披澣之故民習爲常不敢辭愬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爲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爲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卹特與蠲免兼訪聞京畿三路見今皆修蓋冬教場屋宇州縣頗以爲勞臣昔守官河北竊見義勇冬教並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

寺院等處女泊別無闕事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內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自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自前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有無不便如別無不便亦乞罷修以寬民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邊警備狀

右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人貢歸其侵地竊聞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量使西邊之民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脫戰鬪之禍天下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夷狄獸心見利忘義雖以

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整弛况則建數年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怨毒之意必未遽忘若因給賜城寨定立界至之際乘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加約束所賜城寨須候逐路帥臣處置般運各甲抽那兵馬凡百了當立定期日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填七馬充實倉廩綏懷熟戶常若寇至不得爲其通和稍有弛廢如此數年朝廷常務懷柔以革其欲報之

續城集 卷之八
心造臣常作隄防以折其內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背畔而邊計已完土氣已復度其事勢亦不足深憂况背恩犯顏彼曲我直雖復羗人亦當知非足使吾民坐而賈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敕邊吏爲心則社稷之福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青苗狀

右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兼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妄

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爲非是時韓琦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昌言其失恨不能救今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解去弊法旣已略盡兼近日責降呂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爲首然天下俵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正民間疑恠以爲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采衆論云近有臣僚獻議以國用不足爲言由此聖意遲遲未決臣雖至愚竊爲陛下深惜此計何者自古爲國率皆祿養官吏廩給士伍崇奉郊廟鎮撫四夷然而食租衣稅未嘗有闕今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浮費一切不爲今

日之計但當戒飭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免水旱之災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功數年自見穀帛豈羨將不可勝用何至復行青苗以與民爭利也哉伏惟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爲若非左右構此危語動搖聖聽則何至爲之廢格羣言以成邪說然臣竊恐中外不知本末但見臺諫之言皆留中不出妄意陛下其於求利不卹細民遠近傳聞所損不細臣欲乞陛下盡將臣僚前後所上章疏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弭斯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放市場欠錢狀

右臣頃曾上言乞將市場欠錢人戶通計所納息罰錢數如已納及元請官本數目即與除放蒙聖恩依此施行德澤滂沛所及甚廣然臣訪聞京師欠戶貧下之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新還舊以此無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戶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場務宋肇爲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貫以下人戶一例除放則所放人戶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目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說竊以爲當行之事有五市場本錢前後諸處撥到其計一千二百六十七萬貫中間撥還內藏庫等處共

計五百三十萬餘貫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八十四萬餘貫即今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三萬餘貫將此三項已支見在計弄已足還足本錢則今來人戶所欠皆出於利息若將見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所放錢數不多此事之當行者一也見今欠人共計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五戶共欠錢二百二十七萬餘貫其間大姓三十五酒戶二十七共欠錢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二萬七千九十三戶共欠錢八十二萬餘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共放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三戶放錢四十六萬六千二百餘貫

所放人戶九分以上而所放錢止及二分此事之當行者二也元豐年中朝廷催理欠負極為峻急然一歲所納不過三萬貫頃來朝廷優假細民所催微細自今年正月至今止及六七千貫今且以三萬貫為率猶須七十餘年乃可納足如此則小姓之家死喪流亡不可復知而國家每歲得錢六千貫臣所乞放下欠戶錢於見欠錢都數中止十分之二即見放每歲催及三萬貫數中不過催得六千夫而已如九牛一毛不為損益而二萬餘家困苦為害至大此輩之當行者三也市易催索錢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書凡用三十餘人每

樂城集 卷三十八 十五
人各置貼寫不下五人共約一千餘人以此一千餘人日夜搔擾欠戶二萬七千餘家都城之中養此蠹賊恬而不恠此事之當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戶拖延日久或未見歸者及無家業之人皆差人監遂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則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頑狡得錢卽放無錢卽禁榜笞縛何所不至若不別作擘劃則日被此苦者不知其數此事之當行者五也伏乞聖慈以此五事較其利害斷自聖意特與除放或因將來明堂赦書行下或更溥行諸路則細民荷戴恩德淪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勝計然臣竊見太府

寺令歲終較果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具官員等第保明聞奏自來市易官因此酬獎轉官及請賞錢所得無筭今來既具市易已支見在實數僅能還足本錢則以本理息皆是欺罔從前官吏轉官請賞皆當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後緣市易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內有呂嘉問係創行市易害民最深雖已經責降向竊有上求乞公議更乞重行竄謫以謝天下所有宋肇劄子三道臣輒備錄進呈如左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所言放欠事上係二聖德澤唯當直

出中旨不宜更顯言者姓名或須至今三省相度施行即乞指揮執政勿令宣布

言淮南水潦狀

右臣竊見淮南春夏太旱民間之食流徙道路朝廷哀愍饑饉發常平義倉及截留上供米以濟其急淮南之民上賴聖澤不至飢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汎溢泗宿亳三州大水夏出既已不收秋田亦復蕩盡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尚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訪聞見今官膏米猶有未盡然必不能支持久遠臣欲乞朝廷及今未至闕絕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轉發運

司令具諸州災傷輕重次第見今逐州各有多少糧食可以賑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乏絕合如何擘劃施行立限供報所貢朝廷得以預先處置小比不至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乞罷青苗狀

初四日與東省同上

右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王安石呂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呂黨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為是其它士大夫上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呂誨范鎮下至臣等輩人未有一人以為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

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衆
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刪立舊法益更
滋彰中外孤疑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
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爲
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爲自古爲國止於食租衣稅縱
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酒稅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
債取利與民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強兵者也藝祖太
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及
真宗東封西祀遊幸亳宋造立宮室仁宗結好契丹
平定西戎翦滅南虜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

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聖恭儉安靜
無爲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
富國乎臣等以爲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末嘗接見多
士太皇太后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羣議聽納之
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議
彼旣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爲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
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
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卽當盡
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
辨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爲是卽乞

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爲非亦乞顯行黜謫以懲臣等狂妄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三省請罷青苗狀

初四日舟東省同入

右某等伏見熙寧之初始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不便是時建議之臣盡力主張者不過一二畝賢士夫極言其失者非一人也蓋今之執政嘗論之矣忠言讜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以爲口實小民呻吟欲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二聖臨御革去弊法而青苗之議徇無所變始者但令取民情願不立定額州縣或散或否事體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修完本

法使夏料納者減半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舊放債取利此聲流傳極損聖政某等備位諫官不敢默已遂與臺官前後上言僅數十章皆不蒙施行傳聞大臣奏對有以國計不足疑誤聖聽者遂致此議入而不下某等雖愚竊所本喻也蓋聞古者聖人在上食租衣稅而已凡所以奉事郊廟祿養官吏蓄兵備邊未嘗有闕也後世鄙陋乃始益以茶鹽酒稅之征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衰也今茲二聖在上亦儉嗚爲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某等與天下士民尚冀朝廷能寬酒稅之權損茶鹽之人以復三

代之故不意今者乃欲以青苗富國失天下之望也
王安石呂惠卿既以此負國使朝廷被此聲於天下
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某等區區所深痛也近日
朝廷責降呂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為罪天下傳
誦人人稱慶奈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且青苗
之法其所以害人者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
行詔令斷除抑配其為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無
知不計後患謂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手
費用橫牛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賤賣米粟
浸及田宅以至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隣

里無賴妄託名目歲終催督患及本戶二害也逋欠
未納請薪蓋舊州縣欲以免責縱而不問三害也常
平吏人舊行重法給納之賂初不能止今重法既罷
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四事為害雖
復除抑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况抑配必未除乎某
等職在言責目覩弊事默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
民物若未得請決無中正之義伏乞盡取前後章疏
看詳施行以允公議謹狀

請罷右職縣尉狀 初八日上殿

臣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言事

者不知救之於本遂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
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爲之衰少而武夫貪暴不畏條
法侵漁弓手先失爪牙之心搔擾鄉村復爲人民之
患臣竊惟捕盜之術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獲鄉村
之助耳目旣廣網羅先具稍加方略易以成功舊用
選人雖未能一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愛人使之
出入民間於勢爲便不必親習騎射躬自格鬪然後
能獲賊也今改用武夫未必皆敢入賊而不習法律
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東淮南等路凡用武夫縣分
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所貴吏民

相安不至驚擾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三十九

右司諫論時事五首

論戶部乞收諸路帳狀

准尚書戶部牒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勅節文
一府界諸路州軍錢穀文帳舊申三司昨撥歸逐
路轉運提刑司點磨歲終刑部尚書點取勾訖帳
勘覆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
一府界諸路州軍常平等錢穀文帳舊申司農寺
昨撥歸逐路提舉司點磨戶部右曹歲取提舉司
勾訖帳赴部點磨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

歸戶部點磨者

右臣竊聞熙寧以前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顯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布言爲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

用錢物至元豐三年百尾七八年開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大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麴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案閣蓋謂錢帛等帳一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贏所系故止令勘磨架閣又諸路

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內外簡便頗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為收錢帛等帳耶為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為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為依熙寧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得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貫而費錢二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令子細分析開奏然臣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

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舒卷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法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數也雖吏書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

右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為患常多
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
它官或為東宮三師或為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
趙普之勲自河陽還朝止為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
德之舊並為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老歸
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
章獻皇后親嫌罷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為景靈宮
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公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為醴
泉觀以恩倖一啓自是戚里以節察告京邑不治事
者肩相磨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

厚祿告謫籍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
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
橫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寬貸皆置
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假名臣恐後世推壞法
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
且使罪人知有懲艾謹錄奏聞亦非小補也臣不勝
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
廷不以私愛害公議干冒鈇鉞俯伏待罪

再論京西水櫃狀

右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

頃畝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可與不可廢
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
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元
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
地皆撥還本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
還即給還元估價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無所靳惜
所存甚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對
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櫃為雨水浸淫占壓未
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至水櫃
以來元未會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廢

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為信如象
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罷欲乞朝廷體念二縣近在
畿甸民貧無告特差無干礙水部官重行體量若信
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乞復選人選限狀

右臣竊聞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
蒙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祖宗舊
法凡蔭補子弟皆限二十五歲然後出官及進士諸
科樺褐合守選人并州縣選人除司理司法縣尉外

得替日皆合守選逢恩放選乃得注官所從來久遠仕者習以爲常雖經涉歲月不以爲怪及先朝患天下官吏不習法令欲誘之讀法乃令蔭補子弟不復限二十五歲出官應係選人皆不復守選並許令試法通者注官自是天下官吏皆爭誦律令於事不爲無益然人既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遂令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訪聞見今已使元祐四年夏秋季闕官冗之患亦云極矣立愚以爲方人未習法誘以免選於理亦宜及其既習雖無免選不愚不習且爲吏而責之讀法本事

之常然不爲過也謂宜追復祖宗守選之舊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乞以臣所言付給舍左右司一處看詳立法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右臣訪聞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滿近日夔州等路文字相繼申到旋已逐一進呈施行臣竊惟諸路役法所係民間利害至深至廣雖逐路事體各別條目必有不同而朝廷變法從便措置大意所謂海行條貫者不得不同也臣竊恐詳定役法所急於行法每

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類聚參酌見得諸路體面即
便逐旋施行因此致諸路役法大體參差不齊使天
下之民不得均被聖澤欲乞指揮本所候諸路所申
文字稍稍齊集見得諸處役法不至大段相遠然後
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司書舍人論時事一首

申本省論處置川茶未當狀

朝廷若罷益利路權茶之法只權陝西沿邊諸郡不
許客販私販仍將沿邊每歲合用益利諸場茶色及
斤重配在諸場令及時立限和買隨在歲茶價高下
此民間價例微高

一如尋常和糶米粟之地可也買茶之限令茶場司
立定州縣不得低估茶價令人戶不肯申官以致出
限如有事故頃至展限者具事由甲本司量展五日
仍得不過再展每茶戶入場中賣須即時棟選秤量
不得輒有留滯或更依客旅體例火冬先放茶價令
茶戶結保請領及時送約以上並不得翻行伴勒
官買數足方許私下交易除沿邊所權地父外一任
客人興販如此擘畫比之頃年全權益利及陝西諸
州其利有五益利茶戶不被官場以賤價大秤抑勒
收買一也昔茶未有權民間採茶凡有四色采茶早
茶晚茶秋茶是也採茶既廣茶利自倍自權茶以來
官中只要早茶其餘三色茶遂棄不採民失茶利過
半今既通商則四色茶俱復採二也官所運茶止於

邊鄙所須比權茶之日所運減半則茶遞役兵及州郡顧脚皆得輕減三也陝西茶商既行岐雍之閑民皆食賤茶四也益利諸州百貨通行酒稅課利理當自倍五也若比之今來有司所議但權名山梁洋二處放行益利諸場茶貨其利有四名山梁洋三處權法如舊而不權之地犬牙相錯權與不權茶戶利害相遼例皆王民而咫尺之間不冝頓有此異一也權與不權地分不遠小人易以起動茶戶借如名山之西南出茶之地尚有雅州廬山滎經等處若放令此茶北出道過名山彼此相雜不可辨認若放令此茶

由水路入嘉眉則名山之茶亦當從此走失寬則權法自廢急則民遭誣罔橫被從配二也官中所買只用早茶則牙茶晚茶秋茶亦為棄物民失厚利與頃歲無異三也沿邊諸州蕃部所要茶色各別今只將名山梁洋三色茶與之彼既未諳茶性必有不售四也若比之今來或人之說燕權陝西裏外諸州據合用茶數於益利諸場和買官自般賣和買之餘成都路客人販茶不得過劔門利州路客人販茶不得過陝西其害有三盡奪茶利商賈不行百貨不通酒稅課利自減一也渾茶既多遞鋪役兵及州郡顧脚勞

續明集 卷三十九
費與頃年無異二也岐雍之民仍食貴茶三也由此
觀之朝廷若但和買邊郡合用茶數只於邊郡立權
法其餘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則上件三說之弊自除
至於供給蕃部收買戰馬之利則與三說無異以此
較之利害可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戶部侍郎論時事二首

因旱乞許群臣面對言事劄子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荐至非
水卽旱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
東困弊盜賊群起二聖遇災憂懼傾發倉廩以救其

之絕獨此三路所散已僅三百萬斛矣異時振恤本
見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
失望秋稼未立數月之後公私無繼群盜蜂起勢有
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太皇太后陛下
清身奉法與物無私皇帝陛下恭默靖慎動由禮義
皇天后土照知此心而和氣不應深所未喻陛下嘗
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
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下下交承元氣
乃和今二聖居帟箔之中所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
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十人耳其餘侍從近

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准見而况其遠者乎臣以謂
群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意故須兼聽廣覽
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陛下聽既不廣則所行
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隔和氣不効必
然之理也臣觀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
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二聖臨御四方履人主之
位而謙恭退託疎遠群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百官
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
而奉公事上以盡群情之異同下以閱人才之賢否
人心不壅天道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
厚恩比聞詔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膳分命臣僚並
走群望私心踧踖不敢違寧輒推天意人事影響之
應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恕其愚僭略賜采擇取進
止

論西事狀

右臣伏見西夏傾日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
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
之誅自此乘息朝廷略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尋
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
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

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令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爲侮慢輒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備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況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旣其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悞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爲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筭誠使四其畢陳於前走戎小醜勢亦無能爲也董氊本與西夏世爲仇讎

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篡神宗籍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蕃之比乃者董氊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州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氊嗣子朝廷不察情僞不原逆順即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目此起阿里骨旣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閒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權令轉誘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脅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旣立羽翼旣成是以敢肆狂

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氊之死來告立嗣朝
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温溪心等以惟實當立若衆
以阿里骨爲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
可則分董氊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
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
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羗中測知此意
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
來年當築龕谷聲實旣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釁亦
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
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爲怨至深羗虜之性重於復

讎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
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
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
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
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旣與我有君臣之分然
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羗虜無
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爲用
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鬪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
始定鉗牽捐金弊以封殖寇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
別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

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克狂輕用其衆頃爲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旣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以爲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旣已漸爲邊備益兵練將則羗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搖守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耻若朝廷用心不一惟

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一說其一以爲慢詞旣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爲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略爲恭順使中國黽俛而聽命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姦心又恐將來姦窮力屈略修臣禮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爲購其謀臣虞卿以爲

從趙爲購不若從秦爲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况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於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羗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公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旣絕歲賜復禁和市羗中窮困一絹之直至十餘千又命公邊牂吏迭行攻討橫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閔此一方窮而無告遂敕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旣通和市復許人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貨販易而

歸獲利無筭傳聞羗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
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
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夫
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
有存亡繼絕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爲寧
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
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爲仁義之厚古所
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
且君道拊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
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

是以弭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爲儲峙敢有犯塞卽殺無赦彼旣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羗人愧畏雖未卽款伏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忿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

長筭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絕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止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而寬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謀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媮

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
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夫下
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
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乘釁造命此則當時宰
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退經今
數萬殺略數千斥候不明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
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
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爲怪畧無責問政之不修
敦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爲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
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洪爲相諸侯

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爲相任馬謖不當
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
降黜爲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
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
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
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
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群臣
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
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勳爵
而復其位以激厲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仲淹

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為可施於今
不敢默已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
察取進止

貼黃或言阿里骨之請命與乾順之嗣立事
體無異今臣言冊命乾順為得策而封拜河
里骨為失計似言之未當者臣以謂不然阿
里骨之請命可否在我而乾順之嗣立朝廷
且不得而知况能制其可否乎故臣以乾順
之命為是而以阿里骨之命為非不為妄也論

欒城集卷第三十九

欒城集卷第四十

戶部侍郎論時事六首

論陰雪劄子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斃道路
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
農之粟竭太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為未也則釋
犴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為矣而天意不
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
為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恣厥罰常寒故周之末
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煖秦之末周

峻刑暴斂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是
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今豈
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敝去煩施惠責已
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爲
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
聞商高宗雉雉於鼎其臣祖己告之曰惟先格王正
厥事天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
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爲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
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任
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旣爲

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
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
氣一有過差浸淫爛熳而不能反今雨雪旣其久而
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
古之爲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
其威和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
頃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爲先務上下觀望化而
爲一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爲貧郡縣之官以寬弛
租賦縱釋酒稅爲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止身
治事以辨其間者也何者朝廷方蕪容是非以不事

事為安靜以不別白黑為寬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
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寬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
吏乘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寬而
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
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凜然知有所畏苟
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爛熳往而
不反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
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扑以縱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
易回也待臣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為職出位而言罪
在不赦陛下頃自踈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

於此豈欲責臣齷齪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
死獻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轉對狀

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臣
待罪地官以財賦為職朝夕從事今於半年耳目所
接或干利病敢緣虞人守官之義庶幾百工執藝以
諫謹條具本職三事昧死上獻

一臣伏見本部一月出入見錢之數率皆五十餘

萬貫罄竭所得僅給經費而已稍加佗月輒
干求朝廷方能辦事有司惴惴常有闕事之

懼臣聞古之為國皆食租衣稅而足降及近世始有鹽鐵酒稅之利凡郊廟朝廷祿士養兵捍邊睦隣百色取具於此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足以養人自三代漢唐至於祖宗之盛未有舍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萬里耕稼相屬而以不足為憂臣實怪之孟子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愚無知意者朝廷之政豈有所未立故耶臣觀諸道監司目近歲以來觀望上下無復厲精之實妄意朝廷以不親細務為高以不察姦吏為賢於是巡歷所

至或不入場務不按有罪郡縣靡然承風懦者頽弛權歸於吏貪者縱恣毒加於民四方嗷嗷幾於無告其他害理而妨比者非臣之職臣不敢議也若夫兩稅正商黠權無故虧欠者比比皆是此臣之職也欲乞陛下特降指揮令本部左曹具諸路去歲三事增虧之數其因水旱災傷特以寬弛不職而致虧欠者擇其最甚黜免轉運使副判官罰一以勸百上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如此施行庶幾財賦漸可治矣

續城集 卷四
一臣聞漢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爲政漢非無尚書而唐非無卿寺也蓋事不在耳先帝法唐之故專任六曹故黜燕置寺監而職業無幾量事設官其間蓋有僅存者矣頃元祐之初患尚書省官多事少始議併省郎曹所損纔一二耳而寺監之官如鴻臚將作舊不設卿丞者紛紛列置更多於舊中外之議以此疑惑以爲朝廷爲人設官非爲官擇人此言一出爲損非細其於治體非臣所當議也而至於京師廩給之厚出於本部故臣願明詔有

司減去去監不急之官以寬不貲之費而已
一臣聞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旣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衝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異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

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皆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筭故臣願陛下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擘劃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之費罷此給被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損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況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有期戶部亦有賴矣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臣以愚拙待罪戶部右曹俛仰幾歲訖無云補竊嘗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既殊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胃案以爲軍

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它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爲諸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太半權任之重非它司可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

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它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於筭矣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

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歛復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鹽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所有不相為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識者趨之既而役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鹽為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曹案所掌今內為軍器監而止隸工部外為都作院而止隸提刑司欲有興

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歲為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須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常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十幾何一歲所用



原件短缺

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徧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至於邵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官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凡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貼黃三司設案舊職今分隸膳部光祿寺雖所掌飲食帳設利害非大如臣所言可采亦當如上三案分隸戶部

論開孫河劄子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

常恐天灾流行水旱作沴西羗旅距邊鄙繹騷河議
失當賦役橫也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
復生計無從出矣而况於臣之驚下乎今者幸賴二
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
陝西灾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為深憂羗人困窮旋
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
萬人蓄聚稍椿予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
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
之役尚在來歲天各里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
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

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
權罷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
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
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
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
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
堤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
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
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

二聖憂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爲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榮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捐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榮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旣使商賈通行今河旣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

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埋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旣去淤厚累尺宿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君丘家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爲堤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遜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

桑麻千里賦稅完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
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爲害之
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
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
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爲邊
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
虜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
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
浚勢無徙移之難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
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

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
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崇
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枚築
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隄拒而
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
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
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
何若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耻於不效而堅持
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
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

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臣訪聞河北轉運司今年應副開河費用錢七萬三千餘貫糧一十七萬餘石梢草一百五十二萬餘束方災傷之後極力剗刷先了河事後及經費極爲不易若使今年不與河役則上件錢糧梢草別將應副他事已自有餘深爲可惜雖已往之事不可復追而來年不可復使河北重有此費

再論回河劄子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爲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輒奏言不便旣而採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昌言於朝曰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上流堤防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駛行於地中日益深滲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

狀之未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都下洶洶傳笑以為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內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為河朔之患外廷踈遠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榮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邊防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群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與結歡

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虜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觀之交接夷狄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為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氏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乙導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為河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無慮今者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虜境雖使異日河復北

徙則虜地日蹙吾土日紆其為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為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為契丹謀則多為朝廷慮則踈矣議者或謂河入虜境彼或造舟為梁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為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虜中遂成此橋黃河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

觀望風旨百祿等雖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為身謀能以實告也故不避再瀆復為此奏非陛下斷之於心天下之憂未知所底也

三論固河劄子

臣近者聞有內批降付三省言黃河若不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初聞此旨中外無不驚愕以為黃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橫議欲壅令復東異同之論方相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望誰敢正言方衆心憂疑之際旋間復有聖旨收入前降批語羣臣釋然咸

知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過不
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臣竊聞近
又降敕以北京封椿京東新法鹽錢三十五萬貫指
揮河北收買開河梢草繼又商量調發來歲開河役
兵二事既出中外復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祿等按
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
猶遣使則開河之議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
收買梢草調發役兵則是明示必開也形欲令使者
嘿喻欲開之旨臣雖愚暗竊恐非陛下虛已無心欲
來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梢發兵二事

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竊怪
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口重
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
肯於天下困弊河朔災傷之後興數十萬夫費數千
萬物料而為此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興勢不
中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料配官出
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
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飢餓相逼必為盜賊昔
秦築長城以備胡虜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
嶮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

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中以來休養民物如恐傷之今河已安流契州無變而強生瘡瘡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大役唯留神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為不久矣然虜情恭順興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違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爭久情見入臣之言與天下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干犯斧鉞死無所避取進止

貼黃朝廷雖已遣范百祿趙君錫出按回河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議事勢甚重中外誰不

使范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得以盡心體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誤國計今中外財賦匱竭見錢最為雖得勅法鹽錢不屬戶部要百姓膏血不可輕用況河北灾傷之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止用役兵如臣所奏所言役苦財傷為害已甚將來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為使固當計利害寬展歲月調兵買梢若非今歲所急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為不便則聚兵積梢七草輕脆稍經歲月化為糞壤皆非計也况所用梢草動計千萬一時收買價必踴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訾必非止三十五萬貫可了若令

配買則河北灾傷之餘民間大有陪備或生意外之
患不可不慮也臣受聖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做竊不
自量卅三千與國論罪當萬死不敢逃避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四十

